

“A mathematician is a machine for turning coffee into theorems.”

— Pál Erdős

關於咖啡的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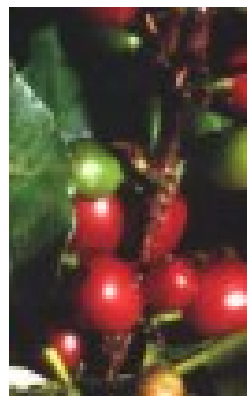
陳關榮

早上如不喝上一杯香醇甘美的咖啡，這一天真不知道該怎樣開始、怎樣過去。原來以為這只是自己情有獨鍾，後來才知道同情者大有人在。其實自己心中明白，喝咖啡，要的無非是一種感覺。儘管如此，自己常常還是為喝咖啡尋感覺找出一些理由，諸如“一個人認為自己享受了與否，不也就是一種感覺嗎”之類。於是自以為是，便心安理得。原來以為咖啡即如茶葉，不過是民間飲料，看上去似乎平凡得像時日之蔬菜水果，其貌不揚。後來才知道，關於咖啡有著許多鮮為人知的傳說。



“咖啡”的詞根來自於希臘語的“Kaweh”，意思是“熱情”與“力量”。咖啡這個名稱則很可能來自於阿拉伯語的“Qahwah”，原意為植

物飲料。後來咖啡流傳越來越廣、以至遍佈世界各地。於是人們就採用其最初的出產地“Kaffa”為其命名。直到十八世紀，它才有了今天“Coffee”這個名字。說起來您或者不相信，咖啡目前是僅次於石油的世界第二大出口產品。可能令您更為吃驚的是，咖啡還和政治、宗教、經濟、醫學、社交、環保、以致戰爭有著密切的關係。



先說說咖啡本身。咖啡是茜草科常綠灌木，其種子似豆子，故有“咖啡豆”之稱。咖啡樹開白花，像茉莉，但香氣太濃，並不好聞。咖啡果實是一種鮮紅色小漿果，酷似櫻桃，每個漿果內只有兩粒種子，即咖啡豆。咖啡豆呈綠色，所以也稱“綠咖啡”。綠咖啡經過焙炒後才成爲常見的褐色咖啡豆。再經磨碎，然後用沸水沖泡或烹煮，便成爲香濃美味的咖啡飲料。

咖啡因的化學名稱是三甲基黃嘌呤，對大腦神經有強烈的刺激作用，因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嚴禁運動員飲用咖啡。但最近據 BBC

報導，位於東京的日本全國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對九萬多名日本人進行的調查發現，每天喝咖啡或差不多每天都喝咖啡的人，出現肝癌的機會比起那些從不喝咖啡的人減少一半。他們的研究報告指出，由於咖啡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劑，這些復合物有抑制肝癌的潛在作用。另外一些研究結果指明，咖啡可使胃 HP 菌和大腸菌劇減，保護胃腸健康。咖啡還能促進維生素 C 的攝取。研究証實，咖啡香氣含有多達 1200 種以上的復雜成份，能加速大腦的活動，從而提高識別處理信息的能力。咖啡綠原酸能除去活性氧，延緩細胞膜老化。飲用咖啡會使毛細血管擴張，加速血液循環，降低血壓。過去也曾有報導說，芬蘭研究人員發現，經常喝咖啡有助於降低 II 型糖尿病的發病率。他們發現，每天喝 3 到 4 杯咖啡的女性，其糖尿病發病率降低了 29%；每天喝 10 杯以上的女性，其糖尿病發病率降低了 79%。而在男性中，這兩個數字分別為 27% 和 55%。目前，科學家還不清楚咖啡和糖尿病之間的內在聯繫，但他們推測這可能是因為咖啡中的某種化合物抑制了人體內糖的轉運過程的緣故。另外，咖啡中還含有微量的鎂，這種物質也有一定的降糖作用。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的統計數字，芬蘭是世界上人均咖啡消費量最高的國家：在 2000 年，芬蘭的人均咖啡消費量為 11.3 公斤。負面的報告說，過量飲用咖啡會引起血壓增高和骨質流損。咖啡對人類身體健康的好處和壞處其實還是醫學界有待作出結論的研究題目之一。不過，人類已經喝了幾百年的咖啡，無見大好、無見大害，最終之結論可能也不過如此罷了。自己這樣一想，便再次自以為是，喝起咖啡來更是心安理得。



關於咖啡的來源有許多說法。一個簡單樸實的民間傳說是，公元十世紀前後，在非洲埃塞俄比亞的高原上，有個牧羊人名叫卡爾迪。有一天他看到正在放養的山羊顯得無比興奮、歡蹦雀躍，覺得很奇怪。仔細觀察後他發現羊群是吃了某種紅色果實才變得這樣的。卡爾迪好奇地嘗了一些，發覺自己也變得精神爽快，興奮不已。他於是便將這種不可思議的紅色果實摘了一些帶回家，分給鄰居們吃。很快，紅色果實的神奇功效便流傳開來了。另一個在中東萬口傳誦的故事說，1258年在也門的山區，因犯罪而被族人驅逐出境的酋長雪克·歐瑪爾，被流放到很遠的阿拉伯境內的瓦薩巴。一天，當他筋疲力盡地在山上走著，突然發現樹上的小鳥在啄食了一種果實後，發出與平時不同、極為悅耳婉轉的啼叫。他嘗試著將果子煮水來喝，先是聞到一種濃郁誘人的香味，飲後原來疲憊不堪的感覺隨之消失，自覺神氣十足。歐瑪爾很高興，便採集了許多這種神奇的果實，放在身邊。遇見有人生病時，就將果實熬成湯汁給他們飲用，幫助他們迅速恢復精神

和體力。由於他四處行善，拯救病人，受到了許多信徒的喜愛。不久，他的罪便得以赦免，從新回到故鄉摩卡，更因為發現了這種神奇的果實而被尊崇為聖者。

不管咖啡的起源如何，從第一杯醇香的咖啡開始，歷史很快走過了兩百年。1530年，世界第一家咖啡屋在中東的大馬士革誕生。到1615年，咖啡隨著雲遊的威尼斯商人進入了歐洲，使得法國、義大利人為之瘋狂。人們為它寫詩、著書，甚至為它爭奪、打仗。義大利的第一家咖啡店於1654年出現在威尼斯街頭。近代的義大利人把咖啡極為精緻化：1903年，Luigi Bezzera發明了用壓力來萃取咖啡的Espresso機器，後來更延伸出Latte和Cappuccino等。1672年，一位名叫巴斯卡的亞美尼亞人在巴黎聖日爾曼廣場開了第一家咖啡館。現在，據說在巴黎城區，每一百米之內必定有一家咖啡館。法國人有句名言：“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在美洲，1620年的“五月花號”不但為後來的美國帶來了新移民，也帶來了咖啡。今天的美國人每年喝掉了全世界咖啡銷量的三分之一。咖啡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可以從一則故事中品味出來：美國第一艘載人登月的太空船阿波羅13號在歸途中遇到了故障。在生死攸關之時，地面指揮員鼓勵宇航員說，“堅持到底就是勝利！等待你們回來的是香噴噴的咖啡”！



咖啡歷史學家威廉·烏克斯在他的權威著作《All About Coffee》中寫道：“每當咖啡引進，都會助長革命。咖啡是人間最極端的飲料。咖啡因會刺激思考，而老百姓一旦深思熟慮就會想造反，最終危及暴君們的地位”。

事實上，在 16 世紀，當咖啡在阿拉伯世界大行其道時，就贏得了“麻煩製造者”的稱號。統治者認為咖啡館是瘋狂和反叛的滋生之地。聖城麥加的年輕總督貝格發覺市面上諷刺他的詩文竟然是從咖啡館裏流出，勃然大怒，決定查禁咖啡。結果麥加城裏所有的咖啡館被迫關閉。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統治者和宗教領袖，也相繼宣佈咖啡為非法飲品。君士坦丁堡的帝王擔心在戰爭期間，民眾多喝了咖啡，就會發表反動言論而影響士氣，因此下令關閉境內全部的咖啡館。他還制定了嚴厲的法規來約束民眾：任何人只要喝咖啡就要被逮捕，第一次的懲罰是鞭打，第二次再犯就要被裝進皮革袋子，密縫後丟進博斯普魯斯海峽淹死。此外，瑞士國王古斯塔夫三世（1746 - 1792）也認為咖啡是毒品而嚴禁國民飲用。甚至到十九世紀，瑞士國王還多次作出同樣的決定。

然而，咖啡在土耳其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在 16 世紀，咖啡是土耳其人的生活必需品。土耳其法院甚至有明文規定：老公如果無法滿足老婆對咖啡的需求，老婆可以合法提出離婚。 1610 年，在中東旅遊的英國詩人桑狄斯寫道：“土耳其佬常喝一種名為咖啡的東西，並且可以享受一整天。但是這種飲料黑如煤煙，喝起來味道也和煤煙差不多”。不過他沒有想到，歐洲人沒多久就瘋狂地愛上了這種“煤煙”。維也納民間有一著名的諺語，說是“歐洲人擋得住土耳其的弓刀，卻擋不住土耳其的咖啡”。

首先，法國人因為咖啡的傳入而減少了酒精的消耗量。同時，咖啡館在法國真正成了知識份子批評時局的場所。 1689 年，義大利移民普羅柯布在巴黎赫赫有名的弗蘭西斯喜劇院正對面開設了後來也是赫赫有名的普羅柯布咖啡館。大批演員、小說家、劇作家和音樂家在此聚會。伏爾泰、盧梭、佛蘭克林等名人均常常光顧。傳說法國史學家兼哲學家伏爾泰常常在此一次喝上 40 杯咖啡加巧克力。著名法國革命領袖丹東、馬拉常也曾在此商討革命大計。還有當時擔任炮兵軍官的拿破崙有一回在此喝了咖啡沒錢付帳，只好留下了他的軍帽作抵押。這家咖啡館不但帶動了巴黎的咖啡熱，而且許許多多的進步思想都在這裏在咖啡因的刺激下醞釀成熟。這對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無疑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當年的革命分子在 Café Foy 前喝上幾杯咖啡後，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然後一口氣攻下了巴士底獄。這有 19 世紀史學家米契雷的名詩為證：

丹東，可畏的丹東，
跳上演講臺前，

先喝下幾杯咖啡，
好比馬兒幹活前總要吃糧草……

英國在 1700 年進入了工業大革命時代，風潮席捲其他歐洲和北美國家。大批工人在生活環境惡劣、工作時間漫長的情況下，開始喝咖啡。原來是貴族飲料的咖啡，變成了勞動階層必備的提神劑，以致一般百姓早餐傳統的啤酒和濃湯也被咖啡取代了。喝咖啡的習慣從此在歐美成行，沿襲至今，經久不息。



喝咖啡的人都知道，拉丁美洲以盛產優質香醇的咖啡豆而聞名於世。不過，喝咖啡的人不一定知道，在拉丁美洲的不少國家歷史上許多戰爭和殺戮都是以咖啡的名義進行的。

20 世紀 30 年代的薩爾瓦多，咖啡占了 90% 以上的出口總值。那時在咖啡田裏辛勤勞作的印第安人過著奴隸般的生活。1932 年 1 月 22 日，薩爾瓦多西部高地咖啡產區的印第安人在共產黨領袖馬提號召下發動了起義。說來真是巧合，當天晚上伊劄科火山突然爆發，似乎要為造反者助威。然而，手持棍棒鐵鋤的印第安人抵擋不住軍隊的槍炮子彈，他們遭到了獨裁者馬丁尼茲的血腥鎮壓。為了保護咖啡田老闆

及上流社會的安全，馬丁尼茲下令軍方大開殺戒。短短幾周內，他們屠殺了包括馬提在內的 3 萬多人。這場與咖啡有關的殺戮至今仍被薩爾瓦多列為最重要的國家歷史事件之一。 其中一段插曲是，全球四大咖啡公司之一的寶僑公司創辦人的曾孫魯比·坎寶曾在薩爾瓦多住過兩年，對軍方侵犯人權的行爲深惡痛絕。他返回美國後發現旗下的佛吉斯咖啡公司竟然向薩爾瓦多採購大量的咖啡豆。他很生氣。爲了抗議寶僑公司實際上在資助劊子手，他宣佈放棄寶僑集團的繼承權，當時引起軒然大波。

另一個拉丁美洲國家瓜地馬拉，1951 年選舉出來的總統艾班茲決定實施土地改革。當局把一百多座外國人經營的咖啡田轉交給農民合作社。 這次改革觸動了美國商人以至政府的神經。當時受損失最大的是美國人所投資並兼營咖啡生意的聯合水果公司。該公司許多準備開墾爲咖啡田的沃土被瓜地馬拉當局照牌價收購充公。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假公濟私，出面爲聯合水果公司撐腰。當時他的哥哥艾倫·杜勒斯不但是中央情報局局長，也是聯合水果公司董事之一。於是兩人聯手，在國際上大做宣傳，醜化該國的土地改革。1953 年 8 月，美國由總統艾森豪批准，由中情局出手，秘密顛覆了艾班茲政權，然後由美國欽點了新總統阿馬斯上臺。阿馬斯上任後立即廢除土地改革，成立秘密警察，解散工會組織，重新讓瓜地馬拉的農人百姓變成一無所有。 不過阿馬斯不得人心，1957 年遇刺身亡。從此瓜地馬拉陷入長期的動亂之中。

巴西和中美洲國家於 1821-1822 年相繼脫離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統治後，也開始重視種植咖啡。因爲大量栽植咖啡，巴西保留奴隸制度的時間比西半球任何一個國家都來得長。期盼以咖啡的利潤協

助巴西邁向現代化國家的巴西咖啡業主們後來倡議廢除黑奴制度，而實行產能較高、生產成本較低的農奴制。他們趁著國王培卓二世出國，策劃了他的女兒伊莎貝爾公主在 1888 年 5 月 13 日簽下“黃金法案”、要解放所有黑奴。一年後，在咖啡業主們的積極活動下，培卓二世被迫交出王權，巴西成爲了共和國。以後幾年，巴西的國政實際上被操縱在咖啡商人手中，經濟看好一時。到了 1954 年 7 月間，巴西咖啡豆的價格因受到了國際同行的排擠打擊而受重挫。爲了維持咖啡豆價，巴西政府被迫收購供過於求的咖啡豆，花了不少錢。瓦加斯總統於是派代表向美國銀行貸款，以償還維持咖啡豆價所積欠的龐大債務，但卻遭到了拒絕。巴西通貨膨脹更爲惡化，貨幣貶值，政治經濟混亂。內外交困的壓力使得瓦加斯于當年 8 月 24 日在其臥室吞槍自盡，終年 71 歲。他在遺書中寫道：“數十年來，國際財團不停蹂躪我國……試圖阻礙我爲國家創造財富並干涉我國自主權……我們一旦爲居高不下的咖啡豆價作辯護，就會遭到難以承受的壓力，終至屈服……而今除了鮮血外，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獻給祖國”。

咖啡在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命運。例如非洲有一個國家烏干達，政治強人阿明 1971 年靠政變上臺後，實施獨裁統治。他趕走了境內幾乎所有的亞洲人，結果嚴重阻礙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後來只有依賴於咖啡來維持國家的經濟命脈。阿明的獨裁行徑遭到國際譴責。《紐約時報》曾經諷刺美國每年向烏干達採購二億美元的咖啡豆，說這無異于資助獨裁者阿明。俄亥俄州眾議員唐納·彼斯向眾議院提出過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停止進口烏干達咖啡，以迫使阿明下臺。美國通用食品、寶僑、雀巢和其他大型咖啡公司也通過美國咖啡協會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以阿明爲首的烏干達政府。在這種局勢下，1978 年 2 月美國國會就烏干達局勢舉行了聽證會，然後 7 月通過法案抵制烏干達

咖啡豆。美國的禁令大大削弱了阿明的經濟力量，更使其軍隊士氣大傷。隔年，坦桑尼亞出兵烏干達，阿明被迫下臺。阿明下臺後，美國立即取消了咖啡豆的禁運令。咖啡買賣也可以成爲搞垮了一個國家政權的武器，實爲咖啡歷史上的一個傳奇。

美國和前蘇聯的冷戰是眾所周知的。但那次政治冷戰與咖啡冷戰戚戚相關的事實就不見得家喻戶曉了。1956年，美洲國家組織經濟暨社會諮詢會議（E C O S O C）給拉丁美洲各國提交了一個報告，說是他們預測到未來咖啡產量過剩，咖啡豆價格有再受重挫之虞，除非各咖啡生產國立即採取強硬措施、制定配額、並封存多餘的咖啡豆。那個報告的目的其實是想迫使拉丁美洲各國與美國結盟，共同對抗蘇聯。無奈這些國家並不買美國的賬。哥倫比亞的咖啡代表反過來威脅美國人說：“咖啡農飽受豆價下滑之苦，恐怕會影響咖啡出產國對美國的態度”。1960年，巴西還故作姿態，派出代表團訪問蘇聯，洽談以咖啡交換石油、小麥和飛機等事宜，想借此增加和美國談判的籌碼。同年，古巴共產黨領袖卡斯楚乾脆宣佈和蘇聯結盟，並將境內的美國公司全部收歸國有。1961年3月，美國總統甘迺迪發表演說，在多年來向拉丁美洲各國施加咖啡政治壓力的政策中作出了一次實質性的讓步。



說了許多咖啡與歷史，不如來說說咖啡與名人，因為許多名人與咖啡都有不解之緣。

先說大家都知道的偉大德國作曲家約·塞·巴赫（1685 - 1750 年）。他一生中不僅本人愛喝咖啡，而且老勸別人也喝咖啡。他還編寫了一部獨幕音樂喜劇《咖啡大合唱》。不過內容卻是講述一個年邁父親勸說自己女兒戒除飲咖啡習慣的故事。想來在誰應喝咖啡的問題上，巴赫十分重男輕女。

法國作家昂·巴爾扎克（1799 - 1850 年）寫了許多偉大的作品，大家都知道。可是，您知道他每天都飲許多杯咖啡嗎？他認為咖啡有助於靈感的發揮。他通常傍晚 6 點鐘就去睡覺，深夜 12 點便起床，一連寫作 12 個小時。巴爾扎克在寫作過程中，一直不停地喝咖啡。他說：“一旦咖啡進入腸胃，全身就開始沸騰起來，思維就擺好陣勢，仿佛一支偉大的軍隊，在戰場上開始投入戰鬥。”

法國第一帝國皇帝拿破崙（1769 - 1821 年），一生喜愛喝咖啡。他曾說“相當數量的濃咖啡會使我興奮，同時賦予我溫暖和異乎尋常的力量。”

普魯士國王弗裏德希二世（1712 - 1785 年），有經常喝咖啡的習慣。但他喝的咖啡不用開水泡，而是摻入香檳酒。

法國國王路易十五（1715 - 1774 年），也是一個咖啡迷，並喜歡自己親自烹製。他叫花匠在花園裏種植了一些咖啡樹，每年可收穫 6 磅咖啡豆，專供自己烹用。

法國傑出的外交家塔列蘭（1754 - 1838 年）曾經說過：“熬制得最理想的咖啡，應當黑得像魔鬼，燙得像地獄，純潔得像天使，甜蜜得像愛情。”

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康得（1724 - 1804 年），在早年時對咖啡並不太嗜好，但在晚年時卻對咖啡依戀不舍。

法國傑出的思想家伏爾泰（1694 - 1778 年），一生喝了大量的咖啡。傳說他一天可喝 50 多杯咖啡。信不信由您。有人曾勸他，說“別再喝這種飲料了，這是一種慢性毒藥，你是在慢性自殺”！他笑著回答道，“你說得很對，我想它一定是慢性的”。這位年邁的哲學家接著說，“要不然，爲什麼我已經喝了 65 年還沒有死呢”。

更長命的是法國啓蒙運動家伯·方特內爾（1657 - 1757 年）。他一生非常愛喝咖啡。當他活到百歲高齡時，一位比他僅小兩歲的鄰居老太太跟他開玩笑說：“閣下，你我在世上活了這麼久，可能是死神早把我們遺忘了。”他回答說：“噓，小聲點，最好別讓死神想起我們。不然我就不能再喝咖啡了”。

還有傳說著名的政治領袖溫斯頓·邱吉爾（1874 - 1965 年）在擔任英國首相期間，有一次他的政治對手阿斯特夫人對他說：“如果我是您夫人，我一定會在您的咖啡裏放進毒藥”。邱吉爾聽罷，笑著回答：“如果我是您丈夫，我一定會把這杯咖啡喝下去”。

我小時候心中的一位名人是魯迅先生(1881-1936)。我特別欣賞他的一首詩 《自嘲》：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我覺得他很有思想，很有文采，也很有天賦。不過魯迅先生自己卻說，“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對比之下，實在自愧不如。每天兩三次，把工作的工夫都用在喝咖啡上了。

